

世
廟
識
餘
錄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大學士嚴嵩在西直以年老上特賜腰輿出入禁

內恩數特異前此未有也然嵩自是不常乞假休

沐每積歲方一歸邸第還直所密奏一揭謝內有家

恩賜假幸逢元日子孫羅膝捧觴晏樂皆高厚所庇

語上覽揭下諭嵩曰觀卿所奏似有勸我之意父

子至情我豈異于人往歲宮變蒙上天恩赦我已世

外人矣故別居西內奉玄修令其母子自會歡聚耳

嵩驚惶不知所措召伊子世蕃對諭世蕃爲覆之曰

古者多男多壽之語，豈惟臣以此祝其君，君亦以此望其臣，故臣揭及之。第陳感激之私耳，實不敢有他心。奏入。上意始解，是時上不見二王，外議紛

紛臆度，各強爲之說。今始知絕無偏主也。世蕃大有口才，其取辨倉卒以答應，君父多似此，高顧不及也。上蓄一猫在永壽宮，乃山西晉府所獻者，性極馴擾，解人意。上每幸清馥殿行香，猫護駕至中途，比反則豫迎之以爲常。上極憐愛之，一日忽斃。上命以金棺葬之萬歲山下，而薦以齋醮，令諸詞臣撰青詞超度。禮部侍郎袁煒詞中有化獅作龍語。上亟換

善煒他詞妙麗奇詭往往多巧思出他詞臣表上
以是寵眷特優自翰林院侍讀不一歲超遷至三品
又二歲簡入內閣吳中布衣有王逢年者客煒所雅
倩爲應酬古文逢年恃才信筆成篇不加點綴偶有
屬草大咈煒意踈之逢年遂投一書於門者飄然辭
去書云執事以時文發科以玄文拜相安知世有所
謂古文者詞極悖慢煒得書大怒擲之地罵曰狂生
狂生然竟不深譴也後京師喧傳逢年書以爲吳煒
之實錄無不捧腹者

大學士嚴嵩妻夫人歐陽氏卒上諭閣臣曰聞嵩妻

果不起，婦夫並八十者不多，有示禮臣議卹典後，不
爲例。部覆當視故事從厚。上然之，乃賜諭祭三壇，
所司分治葬具，遣官護送。時嵩子世蕃不欲歸而嵩
無次子可扶柩還者，嵩乃以情控於上。謂已老耄，
一日不可無世蕃在側。詔留世蕃侍養，令不必守
制喪。令嵩孫鵠護，仍給驛以行。嵩疏謝。上答曰：卿
宜以國事爲重，勉抑哀情，以慰朕懷。因遣中使至嵩
第，賜銀幣寶釧。按嵩以妻喪自直所給假出，前有事
給假者多不滿假限而入，而嵩在第既久。上諭次
輔徐階有今人君臣之義，反不如夫婦之情等語。因

遣階休沐階對臣即歸第亦無所樂不如在直竟不肯出。上悅自是意愈屬階而疎嵩矣。

八月朔日食一分五抄例免救護禮部尚書袁燦言臣聞唐一行曰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古之太平日有不食或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其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未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變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皇上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群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日位旺榮陰氣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歡忭。上以爲然按燦爲

人輕躁不檢而稍能文章動以巧言媚上嘗爲上
撰玄極力揣摩務得上心而後已故上急欲柄
用之至是日食數少煇在禮部懲吳山之禍而引唐
一行誣妄語傳會頌德豈事君以道之義乎日當食
不食猶可言也日食未盡豈謂之瑞應哉有媿於灵
山多矣

太原知府於惟一爲巡撫所劾當調晉王上疏請晉之
上覽之不悅且訝其雜封啓本以進下禮部叅奏
因降勅戒諭王省改凡事務遵祖訓以保祿位毋
得妄有干預仍下巡按御史逮問長史承奉等官惟

一在郡縈已任事。節才愛民。歲飢。設法賑濟。所全活以數千計。前歲虜入鴈門。山西總兵王懷邦率衆避入會城。其軍士剽掠于市。惟一執而撈之。毆其衆于城外。及懷邦以失事被劾。御史屬惟一問狀。惟一論懷邦罪當死。是時山西巡撫孟淮貪穢闖茸。三關舊用平陽澤潞民壯防秋。淮奏免之。盡徵折價。及虜入懷邦以是挾淮欲上書發其奸與俱死。淮乃諭惟一令寬懷邦罪。惟一執之益堅。淮大恚。乃劾惟一調任。按惟一安慶懷遠人。平生悻悻自好。其守太原。以工部郎出所至政事頗有可觀。惟性氣剛狠。不能容人。

其在太原道遇守巡不肯引避第以蓋掩之而過彼遇親臨上司如此則何有十一總兵乎史氏疑其所識故阿私少過非實錄也後調廣信乃陰訐江西廉使季德甫之短致被劾而去惟一已犯衆怒亦旋遭黜比居家又陵其有司其子爲怨家所訟幾陷大辟逮惟一死得解蓋其人似有意向善者而不學無術可惜也

已故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曾孫壽胥奏乞其祖贈官疏下吏部覆言若水學行醇正興望所歸宜允其請上怒曰若水僞學亂正昔爲禮部叅劾此奏爲之

浮詞誇譽其以狀對于是尚書歐陽必進等惶恐謝罪上責其徇情沽譽詔奪必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止以尚書供職右侍郎張永明停俸二月驗封司郎中降俸二級員外以下各一級惟左侍郎嚴訥在直不問按若水以講學自負而實於學無所發明第與王守仁相結納爲僧贊僧狀耳其鄉人言其貪財好色無所不至武陵貴人與子言其少時爲諸生嘗詣若水家訪道見若水至動以嬖妾數十自隨而算計鷄豚秋毫不爽以是薄之遂拂衣歸先是南京御史馮恩論若水爲無用道恩雖得譴戍閑數十年上

終憶其言不悅于若水有司爲之請存問請卹典俱拒而不與。眞聖明哉。而後來當事者不知先帝之意而漫徇虛名隆慶之錫謚溢矣。

命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郭朴回部管事尋命吏部尚書歐陽必進致仕改朴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時禮部尚書缺吏部會推朴及南京禮部尚書李璣堪任上用朴而責會推諸臣曰文撰諸臣久不擅改茲以朴例擬何也具以狀對必進等謝罪上曰文撰諸臣夙夜匪懈遷轉雖不宜淹滯常調擅改亦不可也茲會推諸臣俱不盡心

然專執在吏正姑不問必進往固勤慎自連轉後有
凡專肆大失臣體姑與致仕員缺朴卽代之諭不勿
辭朴上章陳謝上褒諭曰卿性資純謹撰奉勅誠
遵命卽任朕心嘉悅宜慎評庶職先于守令以副簡
用至意按必進爲嚴嵩內親故引拔太驟然在吏部
不甚狼籍與吳鵬萬鏜相較遠矣後上漸跡嵩而
先斥必進所謂唇亡而齒寒也

辛亥夜萬壽宮災

上嘗御玉熙宮萬壽宮在西苑本

成祖文皇帝舊宮也自壬寅宮闕之變上卽移

御于此不復居大內是夜火作禁衛皆不及救乘輿

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 上乃諭禮部曰朕御 皇

祖初宮二十餘禩大變蒙恩久安玄事茲荷洪庇益

感眷祐其于十二月朔擇日祭告 郊 廟 社稷

命公溶駙馬詔伯鏊承裕各行禮禮部請詔示天下

百官齋戒修省 上曰此非正朝乃奉修居宮招災

非朕之尤也不必詔示修省丁巳工部尚書雷禮言

玉熙宮毀湫隘且地曠近外非可久御萬壽宮係

皇祖受命重地王氣攸鍾偶直災變寔天啓皇上俾

鼎新丕基永延億載之祚宜及時營繕以承明眷上

曰郊 廟謝罪禮成是日風穢氣爽皇天赦憫眷

與當承其重建前殿如舊制餘侯式行仍速備物料
以俟工舉按玉熙宮近西華門孔道列屋僅兩層委
非天子所當寢處嚴嵩欲因此諷上遂于大內乃
具言三殿初成工料缺乏萬壽宮不宜興復狀上不
悅於是徐階與禮議令禮上疏趣辭而自以其
子太常卿璠督工上以爲忠于是嵩益惶恐亦疏請
以其子世蕃同徐氏供事上不許而外人已覘知
上心獨注於階而嚴氏之禍兆矣

詔罷今年考選庶吉士是時仕路渾濁賄賂公行庶吉
士素號清選至是覲以賄求貧者稱貧爲資有持券

入貸于司禮監大監黃錦者。錦密以聞。上聞而惡之。時閣臣以取定進士五十餘人赴東閣考選。方立陛前聽題。忽傳旨報罷。雖閣臣亦不知焉。按黃錦在司禮監事。上最久。體貌嚴重。與閣臣往來。第單刺而閣臣反以雙刺相報。錦爲人小心謹厚。而高猶敬禮之。故其貪賄之迹不聞于上。而茲以庶吉士行賂爲言。蓋嵩已有弊端。而錦遂乘其隙。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入之也。

御史鄒應龍劾奏大學士嚴高子工部侍郎世蕃。憑席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選。則視

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市道公行群醜競趨索價轉鉅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十金而得知州夫以私屬主職鄉邑小吏而賄以千萬計則大而卿尹方岳又何所涯際耶至午交通賄賂爲之關節者不下百餘人而伊子錦衣衛嚴鵠中書羅龍文爲甚卽數人之中嚴年尤爲黠狡世蕃委以心腹諸所謂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上夫競爲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也遇箇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彼

一介僕隸其尊大富後若是則主人何如耶。高父子
原籍江西袁州乃嚴置良田宅于南京揚州儀真寺
處無慮數十所所以惡僕嚴終主之抑勒侵奪怙勢
爲害所在民怨入骨夫其牟利無厭在于四方者若
此則原籍又當何如也。猶有異者往歲世蕃遭母喪
陛下以高年老特留侍養令其子鵠代爲扶襯南
還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狹容曲宴擁侍姬妾曼
舞高歌日以繼夕已爲鬼神所厭決其目矣至于鵠
本豚鼠無知習聞賊機視祖母喪有同寄貨誦接道
路百計需索其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承奉郡邑爲

空則世蕃威權大盛之所熾赫也。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窮民財盡，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無度，掊剋日棘，政以賄成，官以賂受。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剥民皮骨。外則欲應彼無厭之求，內則欲償已賣官之費。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竭。天人災警，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稿竿，以爲人臣凶橫不忠不孝者之戒。其父嵩受國恩，不思圖報，而溺愛惡子，播弄利權，植黨蔽賢，黷貨斂法，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木。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即斬臣首以謝。嵩父子併爲言官欺誑者戒。疏入。上

曰：「當小心忠慎，祇順天時，力贊玄修，壽君壽國，人所嫉惡，既多年矣，却一念縱害，悖逆醜子，全不管教，言是聽計，是行，不思朕優養其致仕去，乃令馳驛去，有司歲給祿米一百石資用，疏內有名各犯，錦衣衛逮送鎮撫司拷訊，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赦，吏禮二部其擬官以聞。」先是，上聞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自言能使鬼物懸判吉凶，上以爲神，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爲箕仙對言：「嵩父子弄權狀。」上由此漸疎嵩，凡軍國大計，悉諮之大學士徐階，嵩不與聞。階日親幸用事，廷臣

多知之者故應龍奏入遂稱旨尋用吏禮二部議以
應龍爲通政司右叅議下世蕃于法司擬罪嵩上疏
爲世蕃請罪且求解上曰朕事上玄丕承恩祐逆
邪細醜欺上謗君日甚一日爾力贊二十餘年念此
忠勤已加優處何又以兇兒賣救嵩惶恐不敢復言
乃自引治家不嚴之咎請卽重譴詔如前旨致仕
于是法司坐世蕃烟燭衛分鴻鵠龍文遺遠各充軍
年錮于獄俟世蕃賊完擬罪詔俱如議特宥年爲
民上猶念嵩故也後項治元逮至庾死錦衣獄鴻
業佟俱論克戍按嵩先已失寵于上而猶在直每

縉紳來謁者出美酒數杯飲之曰此

皇上所賜以

優吾老者徐表二公不及也蓋恐言官乘間起而詭
爲此以塞人之口然外議已籍籍騰沸矣故應龍之
疏必有授諸意之况有藍道行扶乩辭語先入之能
無從乎若道行者亦可當于東方朔之謫諫矣未幾
上追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乃諭大學士徐階
等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等極言不可

上曰卿等既不欲違大義人情必天下仰奉君命同
輔君上聞玄修仙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
再言者同鄉應龍俱斬首嵩知上意已動乃密賂

上左右各千萬金令發道行怙寵招權及矯稱玉詔諸奸利不法事道行遂得罪死于獄

詔工部侍郎劉伯躍南京刑部右侍郎何遷南京通政司使右通政胡汝霖南京光祿寺少卿白啓常原任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廣西按察司副使袁應樞右春坊右諭德唐汝楫南京太常寺少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王材俱革職閒住伯躍女適嚴嵩之甥應樞嵩之婿遷躁進好名色取仁而行違其撫江右時厚飲以遺嵩父子欲致崇撫汝霖雨貪肆不檢啓常匿喪遷光祿爲嵩子世蕃狎客至以粉墨金面供其歡笑

汝楫先任吏部尚書唐龍之子以父事薦因得及第
嵩亦兒子畜之與材俱出入卧內交通請託至是嵩
敗躍等爲刑科給事中趙灼所劾兩爲吏科給事中
沈醇所劾楫材爲刑科給事中陳瓚所劾同時罷去
初嵩專政日久老而智昏又日夕奉上玄修卒卒無
暇盡委機務于其子世蕃世蕃狡黠有機智頗記識
往牒是時四方多故凡遇疑難事世蕃卽援據已事
叅綜陳說嵩以爲材每諸司以事關白請裁嵩必曰
與小兒議之世蕃故寬侈無賴旣竊國柄遂明目張
膽大啓賄門凡中外文武吏無論大小遷授上一

視賂入爲軒輊一時狡倭楫輦咸朋黨交通爲之關節因而各張騙局于外諸債帥門吏群然趨之擇官選地猶如探囊剽求幕獲捷若應響趙文華鄢懋卿嘗一奉使撫按以下咸望塵拜于道左供費腴膏血饋遺竭帑藏遂使紀綱陵夷廉耻掃地邊備懈弛閭閻困敝夷虜交侵盜賊蠡起則嵩縱子爲非任用群小之故也而當時引繩批根之力議者咸歸之徐階云

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法士及秘書儆南直隸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大任北直隸河南湖

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按是時上春秋高謂神仙世所必有長生可冀而憚言者之口故以御史克使令人不敢反言也或云先年顧可學嘗使太和聞石門有仙姑能辟穀知未來事密奏上以付巡按御史谷嶠行取來京仙姑豫知之遂焚其居匿去此舉實欲索之也大仕至岢州與其守令傳意仙姑仙姑曰吾本無養生術第不食耳若進我上前啜數碗飯易耳御史何以稱旨大任以爲然遂捨之仙姑亦智干保身矣

南京戶科給事中陸鳳儀劾奏總督胡宗憲欺橫貪淫

十大罪大畧言宗憲本與賊首王直同鄉其所任蔡
時宜蔣洲陳可願等皆賊中奸細方直挾倭衆突岑
港賊衆無幾而宗憲按兵玩寇資以牲廩蕩廢防檢
交實往來乃許直海防之任與爲約誓非 皇上斷
以必誅神人之憤安可雪也而宗憲乃自立報功廟
于吳山意欲旣滿縱飲長夜坐視江西福建之寇不
發一矢徙日取驛遞官軍民前糧餉而斬艾之股削
之督府積銀如山聚奸如蠅如鄉官呂希周田汝成
茅坤輩皆游舌握槩遞爲門客又且宣淫無度納鄉
宦洪梗之女爲妾通事夷來往健步徐子明之妻皆

出入督府，通宵無忌。至如扣剋上供，嚴造段疋銀兩，濫給倡優市販職官劄付，軍器官廠私送鄉官調發，官軍原籍守宅，充其干紀亂常之甚者也。乞皆顯斥，疏下吏部請下巡按御史勘報。上特命錦衣衛械繫至京問。于是浙直總督缺遂罷不補，而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炳爲兵部右侍郎，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倭起東南時，人皆以王直爲之發蹤而議以得直首卽封侯不吝。比宗憲旣擒直殺之，而書生之論頗不以爲功而以爲罪，亦可笑矣。蓋宗憲專倚嚴嵩父子爲奧援，故厚賂叢其室而

他輔不如也。嵩父子既敗，宗憲一喪家狗耳。而言者反指宗憲爲直黨，非聖明洞燭。宗憲之要領能保全哉？三代下以有豪傑無聖賢，故規行矩步必不能以集事，而使貪使詐或可以樹功。此宗憲之大都如此。善乎王守仁附聖賢爲豪傑，良知之學安可不講也。封伯從祀所由矣。

丁丑錦衣衛逮胡宗憲，至請旨處分。上曰：宗憲非嵩黨，自御史至今皆朕陞用，任事已八九年，三呈上玄錫，瑞近上玄秘，皆致一手字數，載無言伊過。近自鄒應龍初亦未專爲國，群邪朋害大臣，罷斥者不

少既知諸人欺君何俱不早言今日乃言之不已宗憲不自慎致招奏擾但王直原本兵議示獲者五等封官今却加罪後來復誰與我任事其釋令間住按上之神武不殺多此類非群臣齟齬者所能測也

談相者中書官也帶銜工部侍郎賜飛魚服色以母喪請假歸竟不葬母乃日挾妓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上恃寵凌蔑有司爲御史所奏上怒逮至京師斬之蓋上馭近幸臣其始終得保全者少矣

龔佩者嘉定人也出家之崑山猛將廟爲道士佩爲人顓魯無所知識爲鄉里厭賤然熟道書能通曉道家

神名。上方恭修玄典，佩來京師，依陶真人薦之。

上改名龍中佩，娶有室家，而諸大臣撰青詞者，時從中佩考問道家出處，俱愛幸之，稍得官太常博士。已上召中佩于西宮，敎官人習法事，累遷太常少卿。一日，上在西宮呼中佩何在，閣有不悅。中佩者，諧之曰：中佩只好酒，那肯教習法事也。上怒遣人偵之，偵者僞報云：中佩已醉邵員外畧所。上卽日縛中佩赴錦衣衛獄對簿，而併逮邵員外。中佩竟杖死，而邵員外亦奪官，縣與邵實無交也。中佩旣杖死，其屍暴路河側，爲群犬齧食之，慘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終

世廟餘識錄卷之二十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初大學士徐階以內閣缺人請補上令廷推之階以爲未可至是上問階曰同官可增誰堪其任階曰知臣莫若君臣不敢妄對上曰君知臣惟堯舜與我太祖耳知之真乃用之當若昨蒿朕所自簡而不才至此此官雖無相名而實有相職相必君擇古之正理庭推固非道但後世宮生之主不知人焉階曰堯用四凶後乃加放殛太祖用李善長胡惟庸後乃以罪誅皇上始知蒿之才而用之後因其聽

子貪縱而斥遣之皆大聖人之事無損于明上
曰卿言四凶惟庸之類非堯太祖不知臣者由彼
不終也堯太祖爲聖帝夫何事不知然且如此後
世宮生內長一事不知者安可及其萬一能無悞任
耶嵩罪非聽子乃故縱之害國叛民焉按上自登
極以來所用臣惟張孚敬夏言最蒙知遇而兩人之
短聖明能輔洞見其至隱若燭照然惟嵩蒙上
委任幾三十年日在左右而終無一事忤旨後爲扶
鸞所暴業懲其子而上猶念嵩忠勤不置古之奸
臣未有若嵩之深者也乃最後言嵩罪非聽子乃出

故縱則得其情矣與神堯何異

福建巡撫游震得以

年十月倭寇攻陷興化府狀聞

初賊至先犯邵武

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山等

縣殺遊擊將軍倪祥遂攻玄鍾所城及寧德縣入之
乘勝直抵府城下會都督劉顯兵未至賊遂襲入城
殺同知奚世亮等又分兵攻陷壽寧政和二縣乞坐
命該部計議處兵食浙直總督發兵應援部覆賊以
旬月內連破數城如入無人之境帥府而下賊守謂
何顧事急之際請姑令戴罪立功其各省援兵請調
浙江新募義烏兵一枝以戢繼光統之江西兵一枝

令撫臣自擇良將各星馳應援仍起丁憂叅政譚綸以原官兼按察司僉事統浙兵千二百人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同心共濟以收奇功及廣東南澳爲此賊淵藪宜令兩廣提督張臬引兵搗之使賊無所歸以其地丁料屯鹽諸錢穀約二十餘萬留用以佐軍興仍令南京兵部發馬價銀十萬兩濟之本部仍備銀十萬兩候緩急督發上悉命如擬行因奪震得及文武大小諸臣俸許其自効譚綸等依擬用戚繼光劉顯各令奮勇建功以副委任乃誠浙江巡撫趙炳然江西巡撫胡松兩廣提督張臬各協力策應

無分彼此。按震得身任福建巡撫。見倭陷郡縣。敗兵殺將。而疏報畧無引罪之言。而廣求應援。分責他人。幸上不加震怒。而姑奪其俸。亦幸矣。

出原任通政司右叅議胡朝臣于獄。發原籍爲民。初朝臣爲工部主事。督造皮甲。爲工匠冒破皮鐵。失于覺察。後事發。詔逮鎮撫司拷訊。坐以侵尅工銀五百四十兩。論充永遠軍。非其罪也。至是繫獄追贓。且十餘年。朝臣屢上書自直。法司乃爲白其枉狀而貸之。按故事。考選通叅。必用正副兩人。赴左順門司禮監。同吏部選中一人。而是時吏書李默欲用其鄉人工

部郎中陳應魁應魁嘗無爲之副者因拔朝臣同往
朝臣浙人故妙于音律而應魁口復多鄉語比選朝
臣高聲大呼而應魁稱百戶爲伯父司禮大咲之竟
用朝臣朝臣家故貧無處索賂謝嚴嵩父子謂其白
手博京堂官甚惡之查盤科道因承風旨坐以贓罪
至是嵩敗始得釋

間住按察司僉事趙祖鵬以罪論死祖鵬初爲翰林院
編修旣而外補尋以考察罷居鄉縱誕不檢與族趙
馴有卻馴因詣闕告鵬怨望誹謗并其他不法事有
旨械繫至京下法司問所告事情行浙江按臣勘報

鵬自獄中上書奏辯謂馴實其家人以負責連述仇家因而激之妄奏所引東華集中有誹謗語乃末嘉王德所著仇家故竄其名欲以陷臣奏入上怒復令移竄詔獄已按臣勘至言祖鵬兄熙子賢造賢達皆怙勢作威暴橫鄉曲抑勒平民爲奴或筆之致死祖鵬得宋朝遺牒謂宋魏悼王之裔因脩譜以續其系私祭宋代陵寢而名其莊曰護陵拱辰復葬亡妾及于宋妃殯之側縱弟鶚冒報軍功事覺被逮輒匿祖鵬所不出又私創八角亭蟒衣玉帶抑奪官民地以拓第宅皆僭侈不道至于作詩怨訕尤非人臣體

因論熙坐死賢造賢達等各罪有差而請下祖鵬法
司論罪于是法司當祖鵬罪斬詔可仍錮于錦衣
衛獄候決按祖鵬癸丑進士爲庶吉士時即以女納
都督陸炳爲繼妻其年不相上下時論醜之炳掌錦
衣衛有寵于上一時聲勢喧赫而祖鵬更附麗之
以招權納賄縉紳益爲之忿恨比炳死而祖鵬尋黜
既居家復不能安分而仇訟及之然其人無耻止于
暴橫耳而誣其誹謗坐以大辟則刑官嫉之已甚也
丁卯虜擁衆自牆子嶺磨刀峪潰牆入犯總督薊遼侍
郎楊選以聞京師戒嚴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

熊劉漢等速調兵入援以總督尚書江東統之餘戰
守事宜兵部調列以上又勅文武大臣分守皇城
京城及重城諸門而令鎮遠侯顧寰集京營兵分布
城內外上諭閣臣曰朕東見火光虞此去京不遠
諸將何不截殺其令禮部疏議郊祀等禮并示兵部
傳語寰等協力逐勦明日又諭閣臣曰通灣二地
係糧貨輻輳之處其陵地以劉漢護守馬芳專衛京
師毋怠是時總兵官胡鎮孫臬及遊擊趙濤等已領
兵赴通州迎敵有旨胡鎮在通州河東追賊得無
乏食其遣官厚賞軍餉濟之有功朕不靳賞于是部

臣楊博等奏曰陛下卹諸將至此諸將當益奮激但參將黃演等及孫臏俱與鎮爭先赴關有一體處給以作士氣報可俄總督楊選以虜東退聞且自詡追殺功爲將士祈賞上疑之以問大學士徐階聞賊少退恐詐者而選遂言追殺果一行否階曰賊大營尙在平谷選等果已往通州矣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上曰然選守正是送去敢言追殺其誰欺乎今外兵四集內士又出只遊戲一場不過庚戌之轍又故事乎茲博等會東所計有甚奇方定策付諸將行如何以伸華威如何以報人害大勦

一場且聞彼邪夜戰不能或謂何不夜攻然我軍亦不禁豈可取勝哉 皇高祖考歲一巡邊 皇兄亦聖威震彼乃今內逆欺外賊侮可慨階以語博博乃條上戰守十事大意欲將宣大在鎮標遊等兵及保定諸漢達兵盡數徵入分防京城 陵寢及通溝良鄉等處命戶部多貯芻糧于近京郡邑以待師行兵部分發馬價銀于京城各門以備犒賞廣募敢死士擣虜穴牽其內顧仍厚立賞格凡斬虜首一卽賞銀五十兩願陞者陞一級斬小頭目首一賞銀一百兩願陞者陞二級斬獲大酋如辛愛把都兒者賞銀五

卷一百一十三

六

百兩仍陞三級。詔悉如議行。仍榜示中外。刑科給事中李瑜言。比醜虜匪茹。侵犯近圻。一時文武諸臣。在封疆者。則有楊選孫。臚徐紳。胡鎮。在入援者。則有江東馬芳。姜應熊。祝福。皇上緩其封疆失守之罪。憫其入援奔赴之勞。一則勵以殺賊。一則優以犒賞。爲諸臣者。正宜感激圖報。滅此朝食可也。即不能然。亦當速驅出境。以上舒。霄旰之憂。今虜駐牧順義三河已八日矣。諸臣竟擁兵觀望。畏縮不前。力戰之臣。自胡鎮外。無聞焉。夫馬芳畜守京師。勢難責之戰。失選紳臚失守地方。當効死以償責。東應熊。福名爲

入援當前驅以犯難今乃坐視胡鎮被圍一卒不援
至煩皇上親降旨遣兵亦何及矣當今君憂臣勞
中外戒嚴之日不務一大創虜以靖邊圉猶襲常套
俟虜自出豈所宜哉請勅該部嚴諭當事諸臣殫勞
竭忠刻期剿賊五日不出則降級奪俸十日不出則
議罪行罰庶人心奮勵而窮寇可追時孫臏陣亡報
未至故瑜併効之會御史黃泮亦劾牆子嶺提調指
揮楊瀛等各失事狀上大怒勅江東嚴督諸將作
速勦逐命錦衣衛逮楊選徐紳并楊瀛等入京訊治
于是選紳及密雲兵備副使盧鑑分守牆子嶺叅將

馬詔延綏遊擊將軍嚴瞻分守通州叅將胡燦俱逮
至京獨楊瀛逃未獲有旨俱送鎮撫司拷訊選紳
部仍加刑嚴究丁丑兵奏虜遞京師解嚴詔遣
馬芳姜應熊亟回鎮時入援諸將及督府鎮守官紛
紛報捷上諭兵部曰茲虜已盡遞將士勦遂有功
宜加恩勞其令江東查入援功胡鎮溫景葵同巡撫
董堯封查木鎮功分別等第來聞于是東上入援兵
前後斬首七十九級以大同總兵姜應熊爲首功自
副總兵麻祿而下分爲四等鎮景葵堯封查上薊鎮
兵前後斬虜首三百九十九級以古北叅將郭琥爲

首功自入衛遊擊楊縉而下分爲三等東仍叙宣府
總兵馬芳原任總兵劉漢護守京陵功鎮等仍叙
通州知州張守中平谷縣知縣任彬守城却虜功請
悉加叙錄疏俱下兵部議覆今威薊西之警虜酋辛
必把都計我兵十月解嚴糾衆突入冀乘不備乃總
兵胡鎮迎其初至奮擊于孤山總督江東闢其情歸
追勦于石匣中間大小接戰不下一二十陣使醜虜
帶死扶傷慟哭宵遁誠爲二百年未有之功足徵上
玄威祐之不顯休命請擇日謝玄併悉錄次文武諸
臣之有功者上口頌仰荷上天垂念及諸將戮

力廣遠道各官宜加恩勞江東加太子太保蔭一
子國子生胡震郭琬各陞三級楊縉石玉李世倫各
二級王孟夏李裕信等二十五人各一級姜應熊于
祖職上陞二級馬芳劉漢與麻祿麻錦張承勛各一
級仍與參將等官劉國等八人及原任總兵歐陽安
參將等官羅恭等二十四人各賞銀有差張守中任
彬各陞俸一級仍與袁正等各賞銀十兩有差趙添
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祠祀之孫贖
失事死節聽部臣查處戴罪立功原任總兵王繼祖
等令御史勘奏是役也虜形初動諜卒于一月前得

其情知將窺牆子嶺故我厚集兵馬以拒之楊選謂
虜欲由潘家口進乃引銳往赴虜遂乘間自牆子嶺
入時兵部所徵各路兵先後悉至若宣大遼東則
鎮來援分屯樂東西皆相伏不發一矢自虜以二十
一日入境選及巡撫徐紳俱得罪則提標兵徑趨都
城屯東直門外旋回通州遣令標什總兵胡鎮同總
兵孫臚遊擊趙漆等會樂西諸將東行拒虜至二河
虜方圍東諸將傳津等于鄭官屯急攻不克見鎮等
初至營壘未定遂移兵遊擊斷其衆爲三臚漆皆死
鎮身被數創會楊縉石玉等兵來援虜乃開西壁縱

鎮出遂大掠梁東諸縣邑村鎮所殺幽無算宣大總督江東自居庸入援上特命內外諸鎮人馬獎諭使討賊東率大同總兵姜應熊等壁順義不敢進虜輜重旣去以精騎殿後徐引而北諸將悉望塵尾之虜至鵠子洞叅將郭琥預伏火器待之加以擣木滾水石虜被焚擊頗有死者乃別取道龍王峪磚窯兒等處是時虜厭欲且疲極矣失道衆亂兵法所忌乃諸將竟無敢發一矢者賊去則稍取零騎及失道罷弱者報首功蓋中國之精兵健馬十七在是而功止此矣初止聞虜入甚怒夜東顧見火光謂中外當

事臣欺罔旋以科臣言械繫總督楊選等由是諸臣益懼每日夕率三四報捷侈言功伐冀以移惑視聽上雖厚賞錄宋鎮等而本兵竟不以消勺及之矣按是時楊博在本兵上初欲以丁汝夔罪處之大學士徐階故知博忠謹今次虜患其矢在楊選故極言選當誅以護博博乃得免此事秘密或外人傳疑之說顧聖衷深遠固自不可測也

論薊鎮失事諸臣斬總督楊選于市梟首傳示妻子流徙巡撫徐紳論死繫獄副使盧鎰叅將馬詔胡燦遊擊嚴瞻俱謫戍邊初錦衣衛具上選等失事狀詔

下法司議罪。法司議選紳紹俱坐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因而失陷城寨者斬。鎡等三人坐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律謫戍邊衛。奏入不報。上尋諭掌錦衣衛事都督朱希孝曰：訪出奸逆勾賊是楊選差人探賊被殺，却將通罕之男監內被引賊入欺天無君。卿執付該司。今天壽等刑究以聞，乃改選下于詔獄。拷訊選不承勾虜，止服杖質通罕事。然已白奏處分。希孝錄其詞以上。詔法司以此馭罪。刑部尚書黃光昇遂言：通罕結親辛愛，原爲境外奸細。選乃令其父子輪置監內，致通虜謀。是選

寔啓之也。宜依境外奸細入境探聽事情，接引起謀律斬。仍請不拘常法，即時論斬。妻子流二千里，以爲人臣不忠者戒。上遂命會官處決。梟示妻子如擬。安置紳仍詔繫獄。部卒已經別調，所領不多，豈堪拒賊。其宥死同贍等發邊衛克軍。按先是，腐老虎之僕殺哨卒也。選誘執通罕杖而囚之，令其父子三人更迭爲質。至是虜入邊，人遂稱爲通罕勾歸罪。于選左右家薊西者，遂以其言聞。上初以虜入愠甚，有意卽誅選。故用以爲罪。然無意逮其妻子也。時光昇在法司，專用逢迎上意，主于刻削。及逮坐選等戮之。

科刑少濫矣至隆慶初始原之

詔降伊王典模爲庶人押發高牆禁住削除世封典模
自都御史張永明奏發其惡其後御史林潤給事中
丘岳相繼言之凡遣科臣及大臣往勘者二得其不法狀
上初猶曲宥之革其祿米三之二令毀其僭
越官殿歸所強奪良家子女悉出撥置群小付有司
論法如 旨凡三四下至停河南撫按官俸督趣之
典模迄不奉 詔於是巡撫都御史胡堯臣巡按御
史顏鰲會奏伊王兇頑成癖無復人心放縱怙終盡
忘臣禮其僭擬 天居希冀非望節經中外諸臣叅

秦亦已甚明。至如逼殘民衆，炮烙人屍，則如陳大莊之幽冤，立致滅門，骨肉都盡，則如聶氏等之慘刻，其搶攘良人之妻女，則如周氏小補姐等四百餘口，強占官民之房，則如方城王滿做等至三千餘間，其詐騙民財，則如張學記、吳江等至三萬餘兩，其流毒不止及于士民，雖雙流郡主咸寧郡主骨肉之親，亦撈勝而破其家，其遺殃不特徧于郡縣，雖如薄姬祠龍王廟、天津古橋東漢諸陵，亦毀其遺趾而剪其木，是皆傷敗彝倫，泯滅天理，天討必加，國法難宥，而皇上篤念懿親，曲赦至四，宜痛心改行，以答朝廷覆戴。

昇營生成之恩，跼蹐以明人臣伏質委命之禮，猶懼
不足以前後前愆，追免後咎。顧乃恣肆益甚，恬不戢
威，護衛儀衛餘丁奉旨革奪，乃榜示遠近，拘令赴
府供役，一如其舊。七月中有錦衣官校勾當陝西公
事道經陽洛，卽擁至該府，傳呼河南府衛官吏朝服
入接，隨用黃紙一封，捧藏于內，竟不開讀。衆問何詔，
卽令府校宣言爾輩若有亂言，卽應斬首。衆皆錯愕
而退。王父子大張宴樂，酣飲達旦。官校歡呼聲震四
外，故業疑局，搖惑遠邇。又遣軍校張禮等至雲南估
製環鎧皮甲，而于該府鳩匠鍛造甲冑六百餘副，槍

三千杆，鑄行營火炮，佛郎機等數百座。一日，父子戎裝率其宗儀校從，控弦持戟千騎，前驅出城，至河南衛教演場演武。竟日，剽其大將軍等火器而還。此其舉動乖張，形迹不軌，不可不咸爲之處。且私闖宦侍林柰、李賜二百有奇，皆冒掛宮袍，充滿班行，招集亡命。周冕、董堂等百有餘輩，皆給與職銜，被之冠帶，阻裁伊洛通津，擅立抽分稅廠，乃取聖麓敬一字名，其循環稅簿近奉嚴旨責取元惡，脣連金印等，堅執不發，其無辜良民非刑幽繫如任世連等，猶未釋放。先所強奪良家妻女子十二歲以上者七百有餘。

憲納府中留其妹麗九千人其餘悉令具金取贖至於一切違式宮室重城五門層臺東廠悉雄峙如故而乃明肆誑謂屋無半分之僭官無一民之女天可欺乎近日河南各官以明旨久稽部牒督趣同入見王乃曰無多言此徒克粘窓櫺用耳又曰外城亦何必折毀天生我才當必有用衆皆大駭諸所更正攘奪地土占據不容原主管業布置群小京城內外達于洛陽以爲爪牙耳目朝廷機政不二日即得其始末意嫌恨刃交其胸道路以目地方慄慄王好亂稔奸性成不變包藏窺竊焯有明徵迹涉無將罪

在不赦惟 陛下亟賜宸斷割恩正法若復隱隱遷延不以時決恐勢漸燎原不可嚮邇顛隕萬姓為社稷憂疏入 詔禮部三法司議之僉言王寃謫滅義違背 祖訓 陛下不忍加誅橫恩數下而王愷修茲甚無藩臣禮宜如徽王戴埴事例寔諸重典以銷悖亂之 洩神人之憤詎入 上曰典煥久蓄異志恣行僭擬朕念宗親未正厥辜顧乃負恩檢惡屢抗明旨私造兵器等項不臣罪狀昭然顯 既經參論復實不當重處姑革爵降為庶人禁錮高城削除世封以彰國憲乃命駙馬都尉謝詔告于太廟仍以書

諭各王府知之其操直入等論死發遣者一百五十
餘人按是時梁散人在上左右故得王所遣口與
上語及伊王宮中秘事上業已領之未發也會
河南撫按交奏其不法狀而洛陽士夫素怨王陵操
又爲之慙慙故勘官條覆悉如撫按指其中不無文
致之辭然其悖惡怙終雖差亞微王而罪在不赦則
上心已有先入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轉

詔令湖廣荊州府知府徐學謨沔陽州同知阮自高漢川縣知縣昌應會俱赴部調用。初荊州有沙市，綰穀要路，商民多佔宅其中，以居貨物。于是景府諸官校以欺王強，收爲業，乃入市徵居民租。學謨禁勿予，第議每歲以銀二千兩輸之，時分封之始，索租使者相望于道，皆橫甚，佃農漁戶莫利。屬本府往往棄業以逃，自滿等不能禁。王怒，因馳奏奸民抗違，皆官吏陰爲之主，下撫按官提問獄成，法司覆勘如撫按

言因有是命。按景王之國，濫討庄田無算，司農恣爲之，畧給。惟沙市不在奏中。次年王上疏，催給前討庄田，密竄入沙市，而司農移文至楚，竟莫之省也。故學謨執不肯與，而僅願輸金二千業奉。令旨無他議矣。其明年兩承奉爭權，右承奉吳謂左承奉戚宜取沙市金，少是市恩于民，而歸怨。王也將業而奪之位，故辭。王聽乃有是奏。已下撫按勘學，謨執對如初，知不可掣動。遂以前議覆于法司。法司報可。沙市得按堵云。是時巡按爲徐南金，巡按爲唐繼祿。南金爲河南按察使，時嘗過荊州，以天大雪，夫

馬逃去。因有憾于學謨。至是乘景府之隙。欲甘心焉。而繼祿持之堅。乃得輕譴。是時景王奏上內中。欲將學謨等械繫來京。問而閣臣徐階謂地主事在彼中。卽付撫按鞫訊足矣。故被奏者皆幸免於冤校之魚肉於乎危哉。

鎮守狼山副總兵劉顯行部至通州。同知王汝言不爲禮。執左右鞭之。顯上疏劾言抗違。明旨以原奉勅書中許其節制知府以下故也。詔降汝言下級。按武臣之東濕於文吏久矣。茲以軍興故。朝廷向意將帥而劉顯之勇敢又方倚爲東南保障。故其疏

得行而後來絕無此事矣

浙直總督侍郎楊宜駐蘇州嘗行牌有仰都督同知沈希儀會同海防同知任環作速剿賊等語希儀執牌入軍門詰宜曰制以五府加六部上都督官何人可仰乎有一品衙門會同四品衙門之例乎楊語塞而希儀遂劾罷按希儀故廣右名將其調至江南已非其熟路決不肯出手以自損重名而又遇宜等不諳朝體如此安望其收平賊之功也

辛酉熱審法司繫囚有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戊邊原任給事中沈東繫錦衣衛獄不與熱審例東妻張

氏乃上疏言臣夫得罪且十六年家有老親八十有九矣喪病侵尋朝不保夕昔臣因東年長無子爲買一妾未及到京爲東下獄乃相與寄居旅舍歲月積深懷楚煎狀欲歸養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繫囚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覩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自遺覆戴臣願代夫繫獄暫令夫送父終年仍又赴獄種罪法司亦爲之請不聽按東所上書初不甚觸忌諱第請錄周尚文之功以作士氣不虞嚴嵩父子素與尚文有隙而東之囚繫必有密揭以激上怒而外臣

不知也故久而不釋而其妻爲之乞憐雖終不得回
天而秦辭悽怛令人讀之下淚逮後家恩束始
出獄隆慶初稍加顯爵而束死矣其亦命也夫

乙卯 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左右或見桃從
空中墮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有
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上益喜諭禮部謝玄告
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於是群臣上表賀上以
奇祥三錫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按此事亦宋天
書之作備可以爲官中戲不可以動滿朝賀也
伯故有餘愧矣

詔自今兩京鄉試同考官仍擇文行俱優年力精壯教職充之罷部臣勿遣時給事中辛自脩鄧楚望御史羅元補交章摘發順天科場奸弊冒籍生員章禮等五人關節監生項元深等三人元深乃禮部主事戚元佐所薦同里人也于是自脩并劾元佐給事中曾棟復言戶部尚書高燿薦屬官主事陳洙爲考官託其子高堂遂行中式而外簾爲之關節者卽宛平縣丞高燦耀之親弟也踪跡顯然人所共知宜俱論如律以振綱紀疏下禮部查議獨黜冒籍陳道箴呂祖望回籍克附禮等各行原籍勘實堂元深等以覆試

文可俱准中式。燿元佐未俱不坐燦以始不引嫌調外任。是歲兩京初用進士為分考官。皆就近選人得預擬。故浮議獨多。而南京部臣至與主考列坐爭事不協。于是禮部覆以初議不便。白上。羅之仍行提學御史徐熿通查在京冒籍生員。斥遣有差。按鄉試考官。祖制以教官為之。後議者以教官係舉人其目力不可恃。而議用進士。或取之郎署。或取之推知。而發謗尤甚。如癸酉南塲用近地推官其入而各房為之擾亂橫行。其所私則非賄賂而舉。朝廷之公器蔑如矣。天下有治人無治法。當事者不能用人。

而斤斤於立法抑末矣。

刑科右給事中張岳言。比來聖政一新。士風丕變。然多習於脂膏希寵。無誠心爲上爲民者。因陳時宜六事。其一辨誠僞。以端士習。今講學家以富貴功名爲鼓舞人心之術。而聞風爭附者。則先以富貴名功橫于胷中。銓衡一缺。則翹首而稱。延館局一開。則熱中而濡足。司錢穀則慕秩俸之清華。典刑名則思兵曹之喧赫。居臺諫則羨卿貳之崇高。以爲不通其說。不究其術。則無以滿其欲。而濟其私。然後勦竊浮詞。談虛論寂。相飾以智。相軋以勢。相尚以藝。能相邀以濟。相世廟識餘獻卷之二十日。

譽初學之士，靡然從之。一入蒲團，皆宛然有聖人面
貌。且洋洋獨喜自負，曰：「吾得爲會中人物矣。」臣不暇
論其立心制行何如也。卽與會之時，言語色笑變態
多端，或覘喜怒于上官，定進止之秘訣，或騰毀譽于
多口，發愛憎之神機，或爲堅曰異同之談，各執己私，
曉曉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尊，巧言雄辯者，必言其間
衆皆唯唯而莫敢發，豈天爵之論以人爵而後定乎？
今群工百執事，各有司存，旣非眞贊于帥弟，又非結
契于朋儕，豈宜群萃雜處，什五成群，以惑衆聽，善乎
宋儒之言，願士大夫有此工夫，不願士大夫有此門

戶以爲欲塞其門拒其戶在國家于用舍之間慎之而已按是時大學士徐階柄政當嚴氏穢濁之後故特開講學門戶以導清流之嚮往耳宋蘇軾有言昔之君子以荆爲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世之向往何常之有惟視當事者之指揮以爲進止耳嚴氏嗜利則以利媚徐氏嗜學則以學媚以學媚者安知非卽以利媚者乎岳疏講學之弊其論頗正而要領處尚噤而不發蓋恐觸時忌也然岳不久亦外補矣

吏部尚書嚴訥等言今年朝覲考察之後臣等已將存留官資望相應者量才推用然猶懼雜流冗職尚有

遺良也。乃創立訪單，發來朝官，令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處。夫朝廷懸爵以勵臣工，卽待之以優，猶有自處于薄者。若夫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于進步之有限，或自懈於作興之無由，則其苟且隨墮，無足過責，而乃有卓然志向，克自樹立，非豪傑不能也。夫非常之士，朝廷自不宜以常品待之。今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而歷布政使如王興宗者，臣今亦欲稍倣此意，將考薦。雖然，無疵歷歷可証者，間請超擢一二，不爲常例如此，則皇上之斥幽也，覲典之外，又施于不測而人人

既懷兢業之心其陟明也循資之外又加于非常而
在在咸奮廉勤之志於清時盛治裨益不小從之據
訥此疏卽稱進賢盛舉而實未諳於世道汙隆之故
徒爲奸人開騙局耳蓋人當草昧之時新脫于兵刃
歷試險阻自思洗滌故實才輩出祖宗得逸格而
用之逮承平既久酣養滋深雖風氣日開而廣爲百
出欲來非常之士如馮堅王興宗其人安可得耶訥
嘗擢山東一典史爲知縣當典史時爲巡按御史扶
輿出袖中餅啖于其側御史惡其褻將杖之典史曰
吾在外恐取民食故自匿其餅克饑耳御史大喜因

薦爲卓異始蒙殊擢後以知縣犯贓爲都御史朱衡
斥去之乃知前此誑御史而吏部徇名遂爲所欺也
凡司詮者只宜徇法秉公默爲權衡而賢不肖自無
遁情矣若近日清臣之舉亦添足之論使一人清
則衆人皆濁矣又何以處之哉

大學士徐階請補閣臣上曰今只以直贊衡者代用
此官宜三四員成祖之制有爲者尚專政三十年
我常爲彼公誠却不識其欺君肆狂而畏惡之逆物
可怒階對閣臣地親任重自來每用三四員本不欲
權有所專先臣專每事相商確亦無敢專者自夏言

暴戾，高復繼之，始專權獨斷。今皇上有意復祖制，乃攬權綱，收政柄之要務。臣謂此官不但宜多其員數，須擇廉靜平實畏謹者而用之，方可望其不專肆。至于居首一員，臣見在前常不時有乞休之疏。

列聖欲留則留之，欲去則准之，故彼不得據其位以爲己物，而恩威常在于上。此事亦須復也。上曰：汝

謂此事須復，在汝身家爲美爲是，而爲國爲君，恐背

義焉？煒病難望復。今但得二員同汝輔政，亦足矣。亦

成祖之初制也。按前此輔臣多不得善終，而夏嚴之禍尤其慘烈者，故階對上語如是，而疏後申之。

以乞休之說蓋預爲已脫身地而 上洞見其情故
證之以爲國爲君之大義 聖意淵矣乃階柄政之
日榜其座曰以威福歸朝廷以事權還六部以公論
付臺諫威福公論二語他輔臣或能言惟事權久在
閣下即縉紳亦不知原爲六部職掌况輔臣欲佔之
以成其私者乎所謂還之一字惟賢了然于心故
世廟不疑及受顧命翊戴 穆宗後雖爲高拱黨攻
去將置之叵測而人心固結有石工不忍刻元祐碑
意乃得始終保全功名不損有以也

辛酉御史林潤逮嚴世蕃羅龍文至京仍疏列世蕃居

鄉奢僭淫虛諸不法狀甚具 詔下法司訊狀刑部

尚書黃光昇等乃總挈潤前後奏詞成獄讞之言世

蕃負性悖逆橫恣不道生死 朝廷之威刑乃敢假

之以恐喝于外爵賞 國家之名器乃敢鬻之以歛

貨于已自中外百司以及九邊文武大小將吏歲時

致饋名曰問安凡勘報功罪以及修築城壙必先科

赴銀兩多則鉅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命曰買

命每遇大選急選推陞行取等項輒徧索重貨擇地

揀官巨細不遺名曰講缺及已陞官履任即搜索庫

藏剝削小民金帛玩惟所供送名曰謝禮甚者乃

部解發各邊銀兩大半歸之世蕃或未出都而中分
或已抵境而還送以致士風大壞送事日非帑藏空
虛閭閻凋瘵貽國家禍害迄今數歲未復曩年逆賊
王直勾倭內訌罪在不宥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舅
遂行十萬金世蕃所擬爲受官內藩典礅陰冀非分
世蕃納其重賄公爲護持向非聖神威斷或徙或
誅雷霆不測幾致縱賊殃民貽憂宗社江西南昌
倉場一省積貯所繫世蕃惑于醫官彭孔邪謀謂其
地乘王氣遂拆毀厥廨建府第其中重墉九區規制
擬于王者又以揚州財數地當南北之衝創造遠式

第宅縱家奴嚴僇在彼管業侵占民產網奪商利諸
所專擅僭越淫佚凶忍之事擢髮難數陛下曲赦
其死謫充雷州衛軍不思引咎感恩乃怏怏懷怨安
居分宜足跡一不至戍所龍文亦自潯州衛逃歸相
與謾言詛呪搆煽狂謀招集四方亡命奸盜及一切
妖言幻術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千餘人以治宅爲名
陰延諳曉兵法之人訓習操練厚結刺客十餘人專
令報仇殺人攝制眾口至于畜養奸人細作無慮百
數出入京城往來道路絡繹不絕龍文亦招集王且
通倭餘黨五百餘人謀與世蕃外投日本其先所遺

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衛棄伍北走擬誘致北虜
南北嚮應世蕃子紹庭以帶俸錦衣在京高隱前項
刺客細作朝夕訥伺其父巖萬溺愛茂法留世蕃原
籍乃敢崇飾僞辭奏祈釋戍欺罔不忠莫此爲甚按
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缺望誹上尤爲不道龍文
俱比擬子馬父律處斬世蕃量追贓銀二百萬兩龍
文二十萬兩所侵南昌倉地仍沒入官揚州第宅責
令彼處官司變賣價銀解部其間強占民間田產給
還原主其子姪通籍在官者逆種惡流盡當削奪逆
徒彭孔等侵匿科索等贓及朋謀亡叛等情與其豪

奴嚴珍一等窩藏強盜陰養俠客霸奪人妻女房屋
田土等事宜悉下江西撫按官覆題重究獄上上
曰此逆情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潤䟽說一過何以示
天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鞫訊具
以實聞于是光昇等復勘實其交通倭虜潛謀叛逆
具有顯證前擬未盡其辜請亟正典刑以洩天下之
忿得旨既會問實世蕃龍文卽時處斬所盜用官
銀財貨家產各令按臣嚴拘二犯親丁盡數追沒入
官毋令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卽行捕治嚴嵩畏
子欺君大負恩眷并其孫見任文武職官悉削職

爲民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餘悉如擬跡內
不言逆本是何法制姑不問已而江西按臣勘鞫彭
孔及嚴氏家奴得其弊匿奸盜推埋殺人及奪民田
地子女侵匿嚴氏工料等銀罪狀論孔等六人坐死
繫獄其奴嚴進壽等二十七人遣配有差按世蕃一
冤罔豎子耳其濁亂朝政本其父蒿得政日久上
末年深居西內崇事玄脩不復與外庭相接故得
掩蔽聰明盜弄威福乃至罄國帑竭民膏而不足滿
其溪壑塞公道悖天常而無所用其忌憚卽其罪狀
宜作奸黨之條豈謂無可殺哉迺潤跡指爲逆謀法

司擬以謀叛悉非正法也。比籍沒報至嚴氏之財貨已性稍散逸。按臣奉詔徵之急不能如數。乃聽孔等指攀。于是株蔓及無辜。一省騷然矣。又按羅龍文雖稍素險狡。與嚴氏交通未久。止以誘致王直爲胡宗憲祈暱。因薦之嚴氏。其人善鑒骨董世蕃倚之以辨四方所獻圖畫等物。而其禍亦以當事者惡宗憲之故。非專爲嚴氏誅其黨也。又聞林潤巡撫江南駐蘇州。使院曰。日每見世蕃索命。而潤亦尋死。豈以所坐不得其平。猶能爲厲乎。

辛酉湖廣黃岡縣奸民胡大順賁緣陶仲文獲供事盤

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復進用仍僞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所作得之鸞筆且言呂祖授大順三元太丹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遣其子玄玉隨其妖人何廷玉齎之以入京。因道錄司左演法監田玉左正一羅萬象通內官監太監趙獻之監田玉者原江西鐵柱宮道士以誨法秘授官與萬象同以扶鸞術侍。上西內因交驩檻持上方幸此三人者故廷玉以厚賂致大順意附託之田玉等遂以其書藥進。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箕

批扶箕者如何不來，然未明言召之也。田玉等遂詐爲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玉羅萬象因我問妄，將他喚至。昨令扶箕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官，或有所使然者。今大順可仍用否？」階曰：「大順等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藍田玉尤甚。觀妄自傳喚即可類推，至于扶箕若中外迥同，間有准者，否則茫然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今官擾已久，恐非彼所由致，且不能必其用後官擾果息及不敢保其不別生事端，似不若如前去之以法治之爲正也。」上

悟乃報曰藍田玉無理之木去冬輒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無以戒來者階對水銀不可食詐傳聖旨罪惡尤重若置之不問往後群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成大惡乞聖明速斷以消隱禍上乃詔錦衣衛逮大順田玉萬象等問狀不知其奸由檻也比錦衣衛具上獄詞

上謂其不實有意寬之以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此其機實當預防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乞聖明斷而行之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極具密

疏匿殿檻中伺間詐上前爲大順等申解上大
怒付司禮監拷訊具得與田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
大順田玉萬象廷玉玄玉俱論斬錮于獄極尋斃獄
中部臣請驗而漲之上以逆囚當戮之市于是怒
該司官吏不如法奉請致得自斃責令狀對于是刑
部尚書黃光昇等率其屬引罪詔奪郎中方良曙
俸二月該吏論如律按是時有前朝後朝之說前朝
所進者公本也其他方士雜流有所陳瀆則從後朝
進前朝官不得預聞故胡大順事無人摘發賴上
晚年大悟神仙之說爲罔而輔臣階以大順奸欺奏

上始得正法大快人意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巡按江西御史成守節上籍沒嚴世蕃江西家產數金
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
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餘
條金鑲璫珥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鑲玉珠帶條環
等項三十三條件金鑲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六百八
十餘件龍卵壺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
房屋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
千三百餘畝若珍珠寶石并諸玩好異物不可勝計

受寄之家及諸嘗與嚴氏借貸者計銀十八萬八千餘兩。疏入詔戶部會同都察院擬議上請。已戶部會議言嚴氏家財銀兩宜送太倉遵照前旨以一半濟邊一半另貯候旨取進金寶等件進內庫所占官基盡數還官其餘器物房屋或宜留或變賣或解京俱聽本處巡按酌量區處受寄之家如原任大理寺卿萬家副使袁應樞通判章澤經歷熊襄同知趙濂等朋比為奸俱宜革去冠帶行巡按御史追贓借貸者盡數追解至于嚴氏父子儉邪濟惡今世蕃雖正典刑而嵩尚為逆本惟聖明裁斷上曰嵩

已處置矣。萬家等依擬出地店房。但有租利者俱留。
與巡撫及南贛軍門作兵餉。邇來有司變賣田產。往
往徇情作弊。所得價值不及十之三。其令具籍送戶
兵二部稽考。餘俱允行。按高父子擅執朝權。賣官鬻
爵。自吳鵬爲吏部尚書後。益侈其富。而所積遂致二
百餘萬金寶珠玉。尚不在是數。疑國朝輔臣其貲產
未有過之者。顧其父子勞神搜括。幾竭一生之力。而
卒乃歸之。朝廷則何益之有。天道寔冥。默爲轉移。
大率類此。

戶科給事中周舜岳奏。今國計日絀。咎在戶部尚書高

耀經畫無策專事營私所受解戶商人金錢動以數千計宜亟賜罷以清獎源兵科右給事中馮成能亦劾耀貪黷欺玩脂常苟悅不勝重任且言周司徒掌天下之錢穀即今戶部尚書地要責繁豈宜以匪人居之御史張振之復疏其大罪四俱下吏部議覆言耀性頗寬緩馭下稍疏三臣風聞之言未必無據若司徒掌建邦五典本非錢穀之官成能疏中乃誤引及之非也奏入上手批其牘曰高耀無聞過差先亦無言止因奉旨覓香買石畧加恩獎遂見嫉忌諸臣所奏回言者常職然不無謗上曰未聞求賢

急于寶貨不知燿所收買本合用常用之物豈有王
侯不得僭用者今之戶部卽周官之司農所學何業
其令燿視事如故按燿直隸清苑人無他才能其爲
戶書直潘潢方純見疏之後又以內豎皆其戚屬故
得與援籍買香石以中上心是以屢經論列屹不
可動然言官誤以古之司徒當今之戶部非聖明
指出則不學之過亦可醜矣

上諭大學士徐階曰昔我諭嵩假一習武彼曰佳兵不
祥言此何也果古北口欺犯不小茲不次報北情博
何不預防之以我意寧過勞于先勝俟是成功于後

何如階對保邊固圉莫急于預防高首妄引佳兵不祥之言以阻習武之諭其見謬矣今北虜強悍欲

其絕不擾犯固難惟防之以預庶無大失傳自知利害切身不敢不預防也且今兵部之任甚難措理邊事在總督巡撫兵備而其用舍則由吏部論劾則由科道調遣人馬必由錢糧而戶部則每稱缺乏旁人則動議多費其能自主張者數將官而已將官又無權近奉明旨重將權而文官黨結不奉詔然則

兵部欲行其志及欲得將官用命不亦難乎此望聖明爲之一處行也上報曰將官執權恐甚難也

不辱不挫。公同爲國足矣。且今之將多無出類之才。豈能勝人。卿謂一處之。其何爲處之之法焉。階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今將官執權也。今各鎮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則仍聽于兵備。旣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卽宜付之。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盡成圈套。強之必行。兵馬策應。急于星火。而關支錢糧不時。常至饑餒。且總兵于地方爲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抗禮。叅遊爲領勅之官。而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稱呼。咸卑屈太甚。今之將材。誠莫逾于聖。鑒無多出類。然使

不大辱挫以作其氣當不至萎蕪者此尚可責于用力也夫人心公則一私則萬殊自文武不肯協力之私意一生漸至于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其何能整理仰惟 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 天語叮嚀令各官一意遵行而懲其不率者則邊疆之幸也按階是言蓋深病文臣意氣太盛武臣見陵率萎蕪不肯出力故對上有重將權之說老成謀國自是有超世俗之見頃年總兵帶都督銜者一不悅於巡撫則動劾以提問而當事者輒軒巡撫而輕總兵若總兵不聽勸而

可徑行提問則他時巡撫有論反之者亦便當囚首
對簿耶乃進士知縣犯賊此一知府可以提問之萬
曆以來頗有擬 旨聽勘者傷 國體甚矣

先是浙直總制胡宗憲以侵盜軍餉爲言官所劾宗憲
以書抵所親羅龍文賄求嚴世蕃爲內援中書自擬
旨以屬世蕃會世蕃被罪書未達仍匿龍文所既伏
誅巡按御史王汝正奉詔籍其家得宗憲所與龍文
世蕃書同上疏獻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籍
龍文爲內援相與誂事世蕃政事久不發今蒙 恩
放歸之後不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

其罪不減於世蕃龍文乃二犯已正明辭而宗憲獨以僥免恐後無以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子六一者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所嚮使六一得亡南走倭臣恐江南之事有大可慮者疏下都察院叅覈得旨令錦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革宗憲子錦衣衛千戶松奇職爲民六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辯歷叙平賊功并卽年獻瑞家恩以致言官忌嫉且許汝正私受所屬贓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將汝正宗憲反許事情行巡按操江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死于獄詔免勘

按宗憲總督時度權臣在內大將未有立功于外者故阿嚴氏少過而後來當事者心恨之因併掩其平倭之功而汝正遂承望風旨乃有是疏欲加之罪至與世蕃龍文同論藉令聖明不察宗憲之首領不保矣江南人心怨忿何極乃卒降旨以宗憲所訐汝正者下法司同訊而刑部爲之調停姑行巡按操江勘報實當事者授意爲汝正解嘲也又聞宗憲方就逮而徽州知府何東序卽封錮其宅以候籍沒及宗憲死竟蒙免勘之恩天子神聖果群臣莫及也

削原任御史黃廷聘職閒住。廷聘自浙江巡按代歸。道出衡山。不禮于知縣陳安。安怒發其行裝。得所携金銀貨物。廷聘惶恐遜謝。乃復還之。事聞。左都御史張永明劾其怙法贖貨。大壞憲體。遂坐斥。按陳安故湘潭令。非衡山也。國史偶誤記之耳。廷聘末州祁陽人。去湘潭不遠。其經行時。安遣吏迎之。廷聘惡安不出城。遂杖其吏。安怒斥左右。發其篋。得金銀絲髻與金銀墨各數百件。他物稱是。廷聘不得行。免鄉宦副使唐汝迪等爲之解。始釋去。已事聞。都察院故叅斥之。然亦輕處矣。楚中鄉官見任者。以不禮有司爲常事。

安江西人性剛決故獨能與御史抗如此

乙巳巡按山西御史張橧言往者嚴嵩與其逆子世蕃
奸惡相濟頃皇上納言官鄒應龍以旌其直一時
無不翕然稱快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
傳策王宗茂或雜列戎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
赦過錄用以勵直臣疏入上大怒命錦衣衛逮繫
橧至京問按嚴嵩既敗往時論嵩者自應不次錄用
乃張橧一言而擬禍何也蓋嵩事上久其彌縫掩
護最巧故逆子見誅而念嵩無已非直惡人沽直市
恩也

戶部雲南司主事海瑞言人君尊居九重而能周知民
瘼者無他其道在使臣工能盡言而已人臣務爲容
悅使實禍不聞固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危明主
憂治世蓋亦眩瞽名實非通論也臣請執有犯無隱
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披肝
膽爲陛下言昔之漢賈誼陳政事于文帝曰進言
者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
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
柔慈恭儉雖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
不究其弊所不免樂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

所不能槩以致治安頌之諛也。陛下天質英斷睿
識絕人可爲堯舜禹湯文武即位初年剷除積弊煥
然與天下更始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爲仰之識者
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高漢文帝遠其然文
帝能勦其寬仁之性節用愛人一時天下未可盡以
治安予之而貫朽粟陳民生康阜三代下稱賢君焉
陛下則精銳未久妄念牽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
修竭民脂膏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廢
矣數年推廣事例名爵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
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

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于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極矣邇者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也。不及漢文帝甚遠。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格非而歸之正也。諸臣責也。乃醮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覓香寶則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陛下一正焉，諛之甚也。

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 陛下昧沒本心以歌

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

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責皆所

以冀 陛下之家而固之也一意玄修是 陛下心

之惑也過于苛斷是 陛下情之偏也而謂 陛下

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恩得一官多以欺敗

賊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

者 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乃疑 陛下為賤薄臣

工諸臣正心之學徵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或

撓亂政體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

意臣言偶不相值也。乃疑陛下爲是已拒諫。執陛下
一二事不當之形迹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
于誤終身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臣請再爲陛下
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太端在修醮。修醮以求長生
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
下之亦未見漢唐宋方外士有存至今日使陛下得
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
矣。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恠妄尤甚。宋真宗獲天書
于乾祐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藥得
微天書類與此。左右奸人聞陛下妄念。

而肆其侮弄也。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未必爲道也，即近事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官守道，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宦九部者，至今首稱之。雖近日籍沒嚴嵩，百官有惕心焉，無用于積賄求選，稍自洗滌矣。然皆樂爲之順，不爲材之執。甚者貪求未甚者，揆日其見稱于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而已。求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陛下欲諸臣效忠，付以爲明聽之責，又

欲其順吾玄修土木之誤是使股肱耳目不爲視聽
持行用也。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
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視朝政與宰
輔九卿侍從言官講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
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
年阿君之耻置身于臯夔伊傅相後先明良喜起都
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厨役錦衣恩蔭諸
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內倉內庫下
之戶工部光祿寺諸厰藏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料
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

有爲 陛下言者在 陛下亦節省間耳官有職掌
今日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
久矣其若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
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免召募驅縑黃遊食使
歸四民責府州縣蕪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
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
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爲必世之仁博
厚高明悠久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在 陛下
一振作間而已矣夫一節省一振作非有所勞于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率肅清

于其間。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耳矣。此恭
已無爲之道也。民物熙洽。熏爲太和。道與天通。命由
我立。陛下性分中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
而立效者也。不此之務。而區區于服食超舉之說。散
爵祿竭精神。懸思鑒想。庶幾一遇之。其可得乎。此理
之必無也。乃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
順。無有肯爲陛下下一開陳之者。是以陛下不得
知而改。臣竊恨焉。用敢昧死爲陛下下一言。惟陛下
下留神省察之。上初覽之。甚怒。抵其章于地。已復
取置。御案日再三讀之。爲感動太息。留中數月餘。

會上有疾煩懣遂下詔曰瑞嘗主毀君不臣悖道
錦衣衛捕送該司嚴刑追究主使及同商者以聞已
而該衛讞上獄詞法司擬大辟上竟留中不下按
嘉靖以來批鱗之疏多矣未有如瑞之言讜而意思
者往時言官疏末輒露搖尾乞憐語故上謂其以
君賣直其怒有加而瑞直比上爲道君無一言忌
諱且了不乞哀而又一卿科部臣非融顯者比故終
不殺之隆慶初始得宥出而當事者尋擢爲江南巡
撫乃任意爲之民不堪其紛擾矣中庸曰天下國家
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本三等入若瑞第

可當辭爵祿蹈白刃者而遽使之均天下國家枉其
材而用之矣處具瞻之地樹鴻漸之儀是瑞之所優
爲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凡各衙門官考滿過都察院者自翰林講讀史官外率報名行庭參禮後吏部郎中憑籍事權往往不遵規約自郎中張濂廢報名禮及郎中陸光祖又廢庭參禮都察院都御史張永明積不能平乃揭示司務廳申明舊規未幾郎中胡汝桂以考滿至院恣縱如故于是永明備列儀節奏聞上爲詔諸司遵守至是郎中羅良當考滿乃詣永明舍約免報名庭參乃過院否郎止不來永明上疏言見堂儀禮行之百餘年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

非臣等所能損益。况各官以考滿至吏部。雖卿貳大臣與堂官相見後。卽詣四司門揖。司官輒南面答禮。不少遜。夫卿貳俛首于司屬。而司屬不肯折腰于都院。于是司屬之禮貌隆于大臣。而部院異體也。良輕薄無狀。當罷其九卿。詣司屬門揖。亦非禮典。當改正。良亦上疏辨。上不直。良詔奪俸二月。而令禮部會

同禮科詳議。部院謁見禮儀以聞。于是禮部尚書高儀等覆奏。憲臺職司綱紀。其威儀體貌。係百寮具瞻。不當因人隆殺。選郎雖居要路。然品秩班行。亦六曹儔侶。豈宜獨示優崇。祇緣事權所在。莫敢誰何。故節

年禮儀遞相引重甚至大臣仰揖司官訛以傳訛非所以一體統而崇遜讓也永明諡是自今考滿官見都察院一如見部禮以杜紛爭其九卿翰林等官由吏部後門者自今亦毋得過揖四司報可按六曹原無軒輊如俸糧則屬戶部朝儀則屬禮部新皂則屬兵部刑辟則屬刑部修理則屬工部其體統職事何嘗不相關涉而世以官爵爲重于是吏曹郎之權日見烜赫而五曹唯唯甘拜下風矣昔有禮書問一司官與吏曹郎相接之禮司官言老先生與吏書作何相接禮書遂默然蓋自高儀一正部院見堂之禮各

世廟諫錄卷之二十六

衙門體統森然無復往時相陵之弊矣老成典刑其不可無如此

右春坊右中允陳謨守制家居會家人與衛軍相毆謹出解之爲亂挺所傷卧病月餘卒時都御史汪道昆巡撫福建南京給事中岑用賓聞之因劾道昆先任監軍副使以酷刑激變又素行貪污不檢衆心不附故雖以撫臣之威不行于士卒益養成桀悍之氣自晝大都之中賊虐近臣恬不爲怪請亟罷道昆然後按治諸驕軍以法上從部議罷道昆回籍聽調而令福建巡按御史陳萬言捕惡把總曹一驥等萬言以

屬監軍副使金制。制恐生變，乃白萬言待一驥護客。兵歸日捕之。一驥乘間脫身，久之不獲。萬言以聞。浙坐奪俸一月。按是時因南京振武營之變，朝議務在姑息，故各處悍兵有所恃而益肆。而福建以堂堂會省中，白日殺一近臣，罪固在巡撫。卽當屬巡撫討罪，庶可宣威而存體。今乃先罷巡撫以長戎心，而後來處驕軍之例，往往倣是行之，非計矣。

謫原任大理寺卿萬宋充邊衛軍。廣西按察司副使袁應樞充烟瘴軍。下刑部右侍郎鄢懋卿于巡按御史逮問。案等皆嚴嵩父子親黨，依憑權勢，恣爲奸利，自

封殖者是時籍沒嚴產所得銀不克二百萬數。詔
旨嚴急官司乃指爲案等寄頓侵匿各追銀一二萬。
應樞又有怨家告其發塚事遂皆得罪。按萬家典銓
爲嵩父子鬻爵而已乾沒其間所得疑不貲巡鹽都
御史故非。祖制而嵩父子欲以厚鄢懋卿特設此
官而勅之甚重。故懋卿乘勢貪橫行部以家眷自隨
則有司起女役昇輿尤驕僭無比。生同安樂而死同
患難追賊編戍宜矣。袁應樞故嵩婿也。以一歲貢而
位致臬憲德薄而位尊能無及乎。

壬戌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以疾乞休許之。令馳驛

歸求明清謹自持在中臺頗以振飭紀綱爲任是時
文選郎中胡汝桂都給事中胡應嘉等鼓黨與干擅
朝政公卿多畏避之求明不爲撓遂爲其黨魏時亮
所醜詆竟不安于位而去公論惜之按是時求明爭
部院見堂之禮選郎羅良見詘而其黨遂群起而攻
之雖以徐階當國而不能挽其去可謂介于石不終
日者矣其後時亮以內考謫官蓋償求明之無故見
罷也而萬曆中舉朝無知前事者特起時亮官至尚
書

戶部司務何以尚疏請寬宥建言主事海瑞 上覽其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

疏大怒詔錦衣衛杖之百下鎮撫司獄晝夜用刑禁錮不許罔上行私因命出給事中沈束于獄發爲民按以尚揣知上無重罪海瑞意故欲沽之以爲名疏中所言謬悠踈誕無可採者又自叙奉命購買龍涎香以供上敬事玄修之用今已得四十兩云云是又欲以詭道希合爲自解之地惟上聖明深燭其奸故重譴之如此

上復不豫初諭輔臣徐階曰亥分詣萬法壇陰雨之冒子分吐白沫清水有三盂因畏寒卯又雨不止覺困悶卧齋矣階對謂元氣未復不因勞動之故越數日

復諭階曰若元氣得全甚幸若不得還舊日之者必
須人乳之類緩步進藥得一二親密得力之人方可
望復些少今一已仰天恩祐焉自是上疾彌篤
訖于大漸宸札不復出矣按上性英果其恩威
雖不測皆非無因而發者當寢疾之際海瑞雖激其
怒而猶念其忠若何以尚則無上事而起矣徒撓亂
人耳何補于事而益上之不豫乎臣子違言當相
時而動可也

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等論劾大學士高拱不忠二事
一言拱拜命之初卽以直廬爲狹隘移其家屬于四

安門外，夤夜潛歸，殊無夙夜在公之意。二言。皇上
近稍遠和，大小臣工莫不顧天祈祐，冀獲康寧而拱
乃私運直廬器用于外，似此舉動，臣不知爲何心。拱
疏辯曰：臣蒙皇上隆恩，進閣入直，賜以直房，前後
四重，爲檻十有六，前此入直之臣，並未有此，而臣獨
得之，方自榮幸，以爲奇遇，今乃爲臣嫌其狹隘，豈人
情乎？緣臣家貧無子，又鮮健僕，乃移家就近，便取衣
食爲久侍。皇上之計，不意科臣借此誣臣私出。
皇上試一問禁中內臣官，校其有無，灼然可知矣。在
直諸臣，每遇紫皇殿展禮，必携所用器物而去，旋即

移回相率以爲故事而科臣又借此誣臣移之出外
尤爲不根今臣日用常物咸在直房陛下試一賜
驗其有無又可睹矣應嘉前此本無怨于臣每見丞
稱臣爲大才近因臣親工部侍郎李登雲被應嘉劾
罷應嘉疑臣憾之遂乘間論臣夫臣才德淺薄不堪
重任若即以不堪論宜也而以爲攻之不力則去之
不果遂爾汗鱗不遺餘力本忌臣之入直而乃以謂
之出直昔則稱爲大才而今則論爲非才情態反覆
如此惟皇上裁察有旨令供職如故按應嘉傾
危之士時上體久不豫而拱本裕邸講官應嘉畏

其將見兩用故極力攻之疏入會 上病未省不然
禍且不測拱自入直贊玄與大學士徐階意頗相左
應嘉又階同鄉拱以是疑階謂應嘉有所承望兩人
隙釁愈深互相排恨小人交構其間幾至黨禍責應
嘉一疏啓之而以後其黨攻之者愈衆惜徐階當國
出 旨無一言止之而拱遂去矣隆慶初拱再起入
閣而應嘉聞之竟破膽而死

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王用賓以疾
乞致仕許之令馳驛歸按用賓故以叅吏部尚書李
默罪稍輕失 上意未發也會用賓患腰疽卧病數

月其妻忽一夕夢與用賓登巨艦上懸洪武殿額傍
豎吏部尚書扁額而語用賓用賓解之曰洪武殿南
京之祥也吾得夫南徙乎已疾愈詣迎和門叩頭謝
弱不能起兩吏以手挽翼之起中使聞之上乃有
南吏部之改而用賓亦竟終于此官有開必先此定
數也夫用賓之不欲重李默罪此亦仁者之勇歿後
竟不得一謚蓋新用事者未聞先朝舊事也

上疾甚還大內午時崩于乾清宮是日輔臣徐階等啓
請裕王入主喪事王舉哀具黑翼善冠青布袍
黑角帶由東安門步入至乾清宮釋冠服披髮詣御

榻前叩頭哭畢至喪次命各門內外官員謹宿衛發
喪作梓宮明日小殮頒遺詔詔曰朕以宗人入繼
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久長累朝
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遠奉列聖之家
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慙慙本惟敬天勤民
是務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祀
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
違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啓朕衷方圖改正而遽嬰
疾疾補過無由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蓋愆成美端伏
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

祖訓下順群情卽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
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卽祭用素饌毋禁
民間音樂嫁娶宗室郡王藩屏爲重不可輒離封域
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聞
喪之日各止于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
衛所府州縣併土官俱免進香郊社等禮及朕祔
祚祔享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卽位至今建言
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卽先釋放復
職方士人等各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
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

無善爲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爲忠尚體至懷用欽
末命詔告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大殮 上在位四
十五年壽六十尋 上尊謚爲欽天履道英毅神聖
文宣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 世宗葬永陵按
遺詔出大學士徐階所草意欲繩勉嗣皇語極詳切
一時人心無不聳動而或謂階事 世廟最久其神
仙土木之好縱不能匡弼於生前而沒後亦宜有分
痛之意入直撰文之謂何而詔詞舖叙太煩似于暴
君之短故高拱乘之給事中張齊鰲之而階遂不
能安其位矣至於方士王金以嘗進仙酒謂 上由

此致疾而處以極刑高拱曰先帝本以正終天下誰不知之而今殺王金是以傳疑示後世因出王金於死是舉雖拱與階忤而故以此相激乃所執視階則近正矣拱聰明絕世平生著有春秋本旨與四書問辨錄折盡胡安國朱紫陽之短後世講學先生不能道其一語而在事之日亦能遠杜苞苴若肯平心易氣調停佐遺之體亦近時之賢輔也奈何淺衷狹量偏信門生專修報復以一首輔而又攝冢宰期于必快已意而穆廟彌留之際先欲懲處中官已失兩宮之意而張居正遂乘機去之亦其自撥于禍

也。後王大臣之變，中官將薪手以殺拱，岌岌乎殆矣。而居正卒極力救之，始得善終牖下。臨終以中風，口不能言。第與相知者訣，持其手書一淡字而歿。亦任達人也。